

2 文华小说丛书
作家出版社

初 霁

青
禾
著



初 霁

青 禾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北 京 · 2000

图书在版编(CIP)数据

初霁/青禾著,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0. 7

(文华小说丛书/傅实主编)

ISBN 7-5063-1928-4

I. 初… II. 青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5947 号

初霁

作者: 青禾

主编: 傅实

责任编辑: 联合国

装帧设计: 会冰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振兴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50 千字

印张: 10.25 千字

印数: 2000

版次: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928-4/I·1912

总定价: 150.00 元(本册: 19.80 元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—

有人说，人是从一个他早已忘记的经验开始，到一个他不可能重述的经验结束。的确如此。对于我的出生，我早已忘记。外祖母说，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早晨，我的母亲在床上呻吟，我的父亲却迟迟没有把医生请来，外祖母只好念佛，念着念着，我便生了出来。我生出来的时候哭得很厉害，哭得外祖母心烦意乱，她突然想起我的父亲怎么还不回来，这么想着，我也就不哭了。几乎在这同时，我的母亲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他怎么还不回来呀，会不会出事？”外祖母匆匆忙忙地用一床破被单将我包好，塞进母亲的被窝里，拿起门后的那把福州雨伞，出去找我的父亲。她先到医生家，医生说根本没有人来过。她在一家叫太白风的酒店里找到我的父亲，他已经喝得差不多了。她说，怎么啦，孩子？医生不来，赚钱少。我没用，我不会赚钱。我的父亲说着便哭了起来。外祖母说，回家吧，天公惜穷人，你生了一把茶锅。漳州土话，会生生“茶锅”，不会生生“尚杯”。茶锅即茶壶，是男性的象征，尚杯是用来占卦的两片楠木，形如猪腰，是女性的代名词。

不知道是谁在我的户口本上写着 1947 年 3 月 19 日，这是我的出生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正好是这一天，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，毛泽东转战西北，两天前，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国共和谈破裂，他以为三个月，最多半年可以解决共产党问题，没想到三年后，他反倒被毛泽东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。因此，我常常说，我是生在黎明前，长在红旗下。而且常常为此感到庆幸，好在解放得早，我在旧社会才吃三年苦，而且这三年在我的脑子里没有留

下记忆。听说能记得三岁以前的事情的人是天才，幸好我不是天才。

外祖母说，我在周岁以前是很难养的，经常生病，有一次还差一点死掉，发烧，抽筋，眼睛翻白，眼看没有希望了，突然间来了一个贵人，那是外祖母的一个干儿子，他在南山寺当和尚，他在我的仁中搥了搥，又在我的背后捏了捏，我便哭了出来，这一哭便有了希望。我的这位舅舅的法号叫广定，是大雄宝殿的住持。后来我常常到他的禅房里玩，他的禅房很安静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幽香。我一进他的禅房就想睡觉，有一次在他的禅床上整整睡了一天。广定师说，这孩子与佛有缘。奇怪的是，周岁以后我便不怎么生病，只是常常长疥子，外祖母说，身体里的毒从疥子泄出去，便不生病了。

我的父亲是一个唱戏的，艺人，三教九流当中，大概比乞丐高一等。但他的小生唱得好，一出梁山伯祝英台，使他唱红了半个漳州城。父亲唱的是芗剧，当时叫歌仔戏，从台湾传来的，很流行，很吃香。歌仔戏的根在闽南，祖宗大概与锦歌有关，最少是从那里发展而来的，历史也算是很悠久了，“西郊有西湖胜地，为观赏游艺场所。”这是《漳州史迹》上说的，西湖早已不见踪迹了，只剩下几个死水塘，而“百里弦歌”却留着，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。漳州锦歌与泉州南音都是来源于宋朝的南戏，可见十分悠久十分文化十分高雅。然而到我的父亲唱歌仔戏的时候，却十分乡土，开头是“落地扫”，没有舞台的，唱“陈三五娘”，唱“山伯英台”，唱“吕蒙正”，唱“郑元和”，唱“孟姜女”，以后才上了舞台，唱“乌盆记”，唱“白蛇传”，唱“白扇记”。我父亲没有想到唱戏唱得好是一场灾难。他十三岁从永定老家逃荒到漳州，先是当吹鼓手，后来学戏，身段好嗓子好，认真学，不久便唱红了。当时兴赛戏，帝君公生日，土地爷生日，有钱人做

生日……都要请几台戏一起唱。父亲一上场，所有的观众都往他的台下挤，母亲说父亲很有“棚脚缘”。这样便得罪了对方，那可是“王爷戏”，戏老板有钱有势，他们先是用钱收买他，父亲重情义，不肯背叛自己的老板，后来便扬言要揍他，他以为说说而已，哪有那么不讲道理的？那天散戏，父亲卸了装，哼着“杂碎调”走回家，就在离我家不远的那条巷子里，他们用布袋蒙住他的头，把他打昏在地上。这件事发生在我出生前的十几天，父亲既不愿意屈服，也不敢硬顶，便称病在家。十几天不出门，那个大雨滂沱的早晨是他出事后的第一次出门，所以母亲很为他担心。

我出生的那天除了下一整天雨，没有其他异常的现象。后来我问我的父母亲，在我出生前他们有没有做过什么梦，比如长虹贯天，日起东山之类，他们都说没有，那几天他们都睡得死沉，一点梦都没做。可见我确实是一个十分平庸的角色，我的出生是那样的平常，悄无声息，除了我的父母和我的外祖母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把它当一回事，就象生了一头猪，一只羊。可我懂事以后，不知为什么一直把自己当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每当看到戏台上一位公子中了状元，便想，那就是我。想想，也真可笑。

我的童年没受什么苦，虽然我的父母亲和外祖母曾经吃过野菜，但我确实不知道，从来没有尝过野菜的滋味，因为我吃的是我母亲的奶。等我稍微懂事的时候，已经是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”了。
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住在那所宽敞的房子里，那里给我的童年留下第一个美好的记忆。我记得那个厅很大，正中间摆着一张八仙桌和长桌，上面供着观世音菩萨。每天早晨，我都在外祖母的诵经声中醒来，先是遥远的一声清脆的磬声，然后是木鱼声、

外祖母的诵经声，那声音很安祥，很平静，甚至有点懒散。天还没亮，猫在对面的椅子上，用绿莹莹的眼睛看着我，我也不看天，也不理猫，就躺在床上静静地听外祖母诵经，听着听着，便又睡着了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，阿姪站在我的床前说，阿云，日头晒屁股了。这时，外祖母在院子里浇花，小鸟在院子外的柳树上叽叽喳喳地唱着。我跳起来，也不穿衣服，也不穿拖鞋，就跑到院子里，说，“阿姆阿姆，我要浇花。”外祖母放下手中的水喷子，说，“穿了衣服来。”于是我便又回来让阿姪穿衣服。这时，我的表哥在后面的园子里浇菜，他比我大五岁，叫阿波，阿姪总是叫他做事情，不让他玩。而吃饭的时候，总不让他和我一起吃，我吃精肉炖鸡蛋，他吃小咸鱼。有一次，他偷偷地问我，那肉好吃吗？我说不好吃。我挟了一块肉给他吃，他说好吃。我试了试他的咸鱼，也觉得很好吃。我说，我们换着吃吧，他不敢，怕阿姪骂。我对阿姪说，我要吃咸鱼。阿姪说，那是喂猫的。外祖母和阿姪不吃肉也不吃鱼，她们吃素，酱瓜咸菜稀饭，天天如此。

菜园子的后边是一座小山，全是用草木灰堆积成的。小山的后边是一片龙眼树林，树林子里有一间小房子，阿舅就住在那房子里。阿舅整天不说话，只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洗着灰，后来才晓得那是在做碱仔，卖给人家洗衣服用的。这个阿舅我不叫他阿舅，叫他六叔。六叔虽然不说话，人却很和气，识字，会看病，常常为邻居们看病，不收钱。他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草药，有时就不开药方，在院子里采一点草药，就把人家的病治好了。他先是做碱，然后是拉板车。他死的时候很凄凉，先是脚肿，自己抓草药吃，没吃好，以后便是手肿，脸肿，然后便悄悄地死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不是我的亲舅舅，我亲舅舅早死了，死于鼠疫。我的亲舅舅留过洋，曾在香港的海关任职，后来回家探亲，带回来

一部红牌的自行车，在漳州的街上很引人注目，可惜那一年漳州流行鼠疫，他就再也没回香港去了。听说，他在那边还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女儿，可他没有留下她们的地址，从此便失去了联系。舅舅和阿姪没有生小孩，只是抱养了一个男孩，这便是我的表哥阿波。后来阿姪便带着表哥嫁给了六叔。六叔姓林，是漳州的望族，有一大片房产，解放后全改造了。他先前是教书的，解放后才做碱，不让做碱的时候才拉板车。他的心中一定有许多苦衷，可他从来不说话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他和阿姪也很少说话，他们中间似乎隔着一层什么。表哥和他，更是无话可说。他就这么默默地活了几十年，然后默默地走了。

那时，菜园子和小山是我和表哥的乐园。我们往地洞里灌水，抓蟋蟀，斗蟋蟀，我们还在园子里采地瓜叶子，到院子里去喂乌龟。我们的院子里有一只乌龟，晚上躲在阴沟里，白天便爬出来，听外祖母诵经。有一次，我用一根树枝让乌龟咬着，然后把它提了起来。外祖母看了说，罪过罪过，快放下来，龟是有灵性的，你知道它有多大吗？它比我还大一百岁哩。有一次，我们在小山上玩捉迷藏，我不小心掉进一个灰洞里，差一点被灰淹没，表哥因此挨了一顿打。

有一天，我们在小山上采地瓜叶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天上一阵轰鸣，我们抬起头，在我们的头上飞过四只巨大的黑色的鹰，那鹰的尾巴有一股浓浓的烟，那鹰飞过我们头顶的时候，一股强烈的气浪，把树，房子，还有我们，都震得发抖。我和表哥吓得抱在一起大哭起来。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飞机，国民党的飞机。外祖母说，这种飞机会扔炸弹，说，以后如果看到这种飞机，要赶紧往屋里跑，赶紧往床底下钻。飞机过后，她跪在观世音菩萨前念了一整天经。

就在飞机过后不久的一天早晨，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看

到我的母亲站在我的床前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母亲了，突然看到她，有点陌生，有点别扭，不敢叫。外祖母说，怎么不叫，不是天天想着母亲的吗？我这才喊了一声妈。母亲说了句真没用，便把我抱了起来。

母亲是来接我的。那时，父亲的剧团要到厦门演出，他们想把我带去。

1

这是 1950 年的春天。

清明刚过，山坡上还可以看到一堆堆刚刚培过的坟墓，潮湿的红土上残存的纸钱在清凉的春风中抖颤着。顺着山坡往上，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松树林，一直延伸到山顶；顺着山坡往下，是一片水田，一直连到九龙江边。可如今清明已过，水田里却还没有插上秧，水面上漂浮着红萍，有两只瘦骨嶙峋的鸭子在田里觅食。

在远远的江面上，缓缓驶来一条破旧的小船，船头，站着一个穿着军装的黑大汉，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31 军 91 师 272 团的一个排长，姓林名方正。林排长看着这青山绿水，突然来了兴致，放声高歌：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……”林排长的歌声把划船的老头吓了一跳，老人惊慌失措地看了一眼两岸的树林，悄声说，“林同志，当心土匪。”

老人的话声未落，一阵枪声从他们的头上飞过。林排长敏捷地按住老人，说，“快，靠岸。”船到岸边，林排长跳下水，向老人一挥手，你快走。然后猫着腰朝山坡上冲去。枪声在他前后左右响着，有一枪打在他前边田埂上的一块孵石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两只受惊的鸭子拍打着翅膀向田中央逃去，水溅到林排长的

脸上，林排长一个纵身，滚到沟边，拔出盒子枪，他没有开枪，他在寻找目标。又有一梭子弹在他的上边响起，他顺着枪声向树林子里开了一枪，又开了一枪，一翻身，冲向山坳那边的土楼。

跑了一会儿，他突然站住了，他感到有点不对头，扒在路边朝树林子看去，隐隐约约之间，他看到几个影子往山上跑。“他妈的，我还跑什么，追。”他对自己说，一跃而起。这时，从土楼那边跑来几个带枪的民兵。他把枪一挥，说，跟我来。

他们一直追到林子边。在一棵树下，躺着一个土匪，胸口上有一摊血。“他妈的，还真打中了。”林排长蹲下去，摸了摸他的鼻孔，已经断气了。

林排长在上良村当剿匪工作组组长，前几天，他们在区中队的配合下，在后山围歼了一股土匪，后山土匪头子山猫仔扬言要进行报复，今天可能就是他的报复吧，可这小子报复了什么呢？除了留下一具尸体，他什么也没得到。

林排长微微一笑，他突然又想唱歌，唱什么？“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可他没唱出来，他想起了一件比唱歌更重要的事情。

林排长带着两个民兵来到渡口。说是渡口，其实是一棵大榕树下的几块石阶，老人的小船正停泊在那里。两个民兵一看到船上的东西，立即欢呼起来，天公爷啊，是稻秧！

老人冲着两个民兵说：“这是林同志特地从浦南给我们要来的。还不快点叫那些女人来挑回去？”

林方正的工作组说是组，实际上只有两个人，一个他，组长，还有一个是刚刚在漳州招收的店员，是当翻译的，闽南话对于他来说，就跟外国语一样，一个字也听不懂。然而，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，他居然把群众发动起来，组织起来，武装起来，还建立了村政权。而他的对手山猫仔也不一个笨蛋，他在他搞得轰

轰烈烈的时候，悄悄地把几个村子的秧苗给毁了。

林排长开会布置插秧，组织两个队，一是护秧队，一是插秧队。江边山坡上的水田好办一些，山里的梯田就难办，那里土匪出没，不安全，插上去也可能再次被毁，有人主张放弃，而林排长却坚决主张插上，再组织巡逻护秧。“而且，”他说，“在土匪当中有相当部份是被蒙骗胁迫上山的农民，他们不会对刚刚插上去的秧田下毒手的。”

开罢会，林排长仿佛看到山坡山脚一片片翠绿的秧田，心情为之一振，顺口便溜出一首歌来：“二月里来，好风光，家家户户种田忙，只盼着今年的收成好，多捐些五谷充军粮……”

村长说：“林排长会唱戏？我们村原来有一个戏班子唱歌仔戏的，还是程溪荀仔班的师傅教的，唱‘吕蒙正’、‘山伯英台’，农闲时唱……那时候……唉，要是没有土匪……”

“土匪很快就会肃清的，几个小丑挡不住历史的潮流。等农闲时，我们就把剧团，就是你说的戏班子组织起来，人都还在吗？”

“都在，只是唱主角的小旦被土匪糟蹋了……”

“是那个叫秋月的姑娘吗？我们要把剧团组织起来。在解放区，剧团的作用可不小，我就是看了‘白毛女’才报名参军的。白毛女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当然，我们还来不及搞这个，等我们把剧团搞起来就排这个戏。”

“白毛女是什么戏？文戏还是武戏？文戏我们排过，武戏可从不没排过。”

“文戏？什么文戏，歌剧，懂吗？”

村长不懂，也没再往下问，只是点点头，笑了笑，反正这还是很遥远的事情，眼下是插秧，是剿匪，这才是正事。

林方正天生喜欢唱歌，小时候放牛，一上山就唱，唱的是山

歌，歌词当然不怎么革命，哥呀妹呀一更呀二更呀，但唱起来很痛快。军区文工团到他们村演“白毛女”之后，他报名参了军，他的主观愿望是想当演员学唱歌，可人家一试，说不行。五音不全，没有一首歌从他的嘴里唱出来不跑调的。但乡亲们都说我行，他说。文工团长微笑着，头却摇得很坚决。他被送到战斗连队当通讯员。然而他依然喜欢唱歌，他成了连队的歌手，因为战友们并不计较他的音准不准，走不走调，战友们感兴趣的是声音，一连串被称为歌的声音，这声音抒发了他们的内心感受。在战斗之余，在生死搏斗留下的空隙，哪怕是发自内心的一声吼叫，听起来也是痛快的，更何况是歌，或许，生命就在这歌声中得到张扬。

林方正的歌因此出了名，不但在连里，在营里，就是在团里，也是小有名气的。有一次团长对他说，小鬼，等全国解放后，我就把你送到学校学唱歌，让你唱个够。这当然是随便说说，谁也没当真。

有一天，林排长在村口看到一棵树，他说不出这是什么树，他的家乡没有这种小巧玲珑的树，他觉得这树有些古怪，他退后几步，再看看，他突然想起白毛女的一个舞姿，而且越看越象。军区文工团的那个女演员真漂亮极了，在这之前，他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看的女人，在这以后，他也没再看到过这么好看的女人。那个秋月，那个被土匪糟蹋了的秋月也没有这么漂亮。或许，他没有仔细地看过她，或许她的衣着太差，或许她换上一身好衣服，一个好的场合好的角度她会变得好看一些。他看到她的时候，是在会场上，那时，他站在台阶上讲话，她坐在下面的一块大石头上。人们都看着他，唯有她低着头，头发散乱、发黄。她抬过一次头，匆匆地瞥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。那么，换一种场合和角度是什么场合和角度呢？等剿清了土匪，等要成立剧团时，

找她谈一次话……这么想着，他的心里居然有一种异样的跳动，他对这异样的跳动感到十分迷醉，但他知道，这是不合时宜的，这或许就是人们所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吧？他自嘲地笑了笑，离开了那棵树。

林方正从此有一个奇怪的愿望，想再看看秋月，希望这一次看到她的时候，她会变得比第一次更好看一些。可是说来也怪，同在一个村里，就是看不到她，也不知道她的家住在哪里，分队插秧的时候，妇女们挑秧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她。想问村长，又不好意思开口。

插了秧，剿了匪，一定要把业余剧团搞起来，林排长这么想着。

二

九龙江发源于玳瑁山，无数的涓涓细流在崇山峻岭中缠缠绵绵地流淌了数百里，到了博平岭便向东南而来，汇成两条溪流：北溪，雄奇壮丽，哗啦啦地冲过36个险滩，然后浩浩荡荡地奔向东方；西溪，秀美温柔，轻缓缓地拥着岸边的翠竹，向着美丽的漳州平原款款而行，然后，在古老的石码镇投入北溪的怀抱，相拥着，走入大海。

北溪山峭水恶，有青龙岭，龙头山，天濂，九龙潭，还有说不清道不白奇里古怪的仙字潭，不管是山是水是文字，总是留给人们一点忐忑和不安。西溪山青水秀，有翠竹有香蕉，还有那玉质冰肌、芬芳宜人的水仙花，不管是山是水是花，总是给人们留下温馨和宁静。这是两条性格完全不同的河流。然而，就是她们，造就了漳州平原，漳州文化，也造就了我。

当我们的小船在西溪的溪面上飘荡的时候，西溪已经相当古老了。我坐在船头，看天，看水，看山，我的确弄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，我走到船舱，问：妈妈，这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？从山里。那么，山是从哪里来的？山？本来就有的。那么天呢？不知道，烦死了。这时，母亲躺在船舱里，她总是睡，没完没了地睡。我回到船头，问船家阿婶，阿婶从水里抽出水淋淋的竹竿，看着我出了好一会儿神，竹竿上的水滴在我的脸上，清凉清凉的。

“是啊，这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她说。

她把竹竿插入水中，弓着腰向后走去，一边走，一边对在船尾把舵的阿叔说：“你说这孩子有多聪明，我们撑了十几年船都没想到这水这山是从哪里来的？你说，这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

“本来就有的嘛。”阿叔说。

“那还用你说吗？”阿婶不满地说。

这时，母亲从船舱里爬出来，说：“这孩子就是怪，别理他。”

阿婶看着我，很慈祥地笑着。阿婶很黑，脸上都是皱纹，但她有一双很大很美丽的眼睛，她的眼睛象那清澈透明的溪水，我可以在她的眼睛里看到我那得意的笑脸，我为我的问题把所有人都难住而十分得意。我是一个平庸的角色，我很容易为自己的一点小聪明而满足，这一点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显露出来，可悲的是我到很晚的时候才意识到。当我意识的时候已经成了惯性，想改也改不了了。但是我当时的确很得意，这种得意成了我美好的回忆。

母亲坐在船头，说，啊，这里真好看。我问，哪里？她说，那里。她用手指了指岸上的竹子。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，看到竹丛中有一片粉红色的云，我情不自禁地喊道，看，那里有云。什

么云，那是桃花。母亲说。

绿幽幽的溪水，绿幽幽的竹，蓝悠悠的天空，白悠悠的云。轻悠悠的小船无声无息地划过水面，划破了宁静的天空，划破了逍遥的白云。翠竹的倒影象喝醉了酒似地在岸边摇晃。黄色的沙滩上，偶尔有一两个小女孩子在捞沙蜊子，长长的耙子拖过水面，跳出许多美丽的白色的水花。沙滩上，有几串歪歪斜斜的脚印，懒懒散散的，很好看。远处的桃花连绵不绝，时疏时密，时浓时淡，变幻着奇妙的透明的粉红，而那无数的竹叶在粉红色的云中晃动着，象无数不疲倦的调皮的小手。

远远的溪面上，一片白云在浮动，突然，哗地一声，白云飞溅，在空中化成许多飞翔的碎片。

“啊，鸭子鸭子。”我不禁欢呼起来。

“那是白鹭。”阿婶笑着说。

白鹭在我们的船边低低地飞翔，咕咕地叫着，有的落在沙滩上，有的落在前边的水面上，有的落在我们的船舷上。

我霍地站了起来，它们又哗地一声，飞走了。阿婶笑着说，“它们怕生。”

我有些后悔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我站起来做什么呢？我明白了，我是想抓住它们，窃为己有。一旦被我抓住，它们就失去了自由，而自由对于它们，是多么的美丽啊。我这种把美丽窃为己有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那时我还很小，而我的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。我的这一辈子几乎都在和自己的这种欲望作斗争。

岸上传来了一声牛哞。一个小男孩骑在牛背上，他的脚丫上勾着一顶斗笠，斗笠在牛的肚子下轻轻地摇晃着。

母亲说：“你看，农村的小孩多苦，你要不听话，我就把你送到乡下去放牛。”我说：“放牛就放牛，我就在牛背上唱歌。”

阿婶在一边笑着说：“这小团仔多叫人疼，先生娘，您要是

不要，就送给我们当儿子算了。”

“行啊，现在就给。”母亲笑着说。

“我们可不敢。要是您看得起我们，就当个干儿子吧。”

“行，”母亲不无骄傲地说，“这孩子，坏是够坏的了，就是讨人喜欢，已经有三个干妈了。”

“那就一言为定。”

阿婶放下竹竿，钻进后舱，一会儿，拿出一只银锁，套着一条红丝线，挂在我的脖子上。母亲在一边笑着，说：“快叫干妈。”

我响响亮亮地叫了一声干妈，干妈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，我闻到了一股从来没有闻过的汗香。当干妈放开我的时候，我发现，白鹭在我们的头上飞翔。

我们的船是五篷船，是载剧团布景的。我们的前面，是一条大汽船，剧团里的人全坐在那上面，母亲喜欢安静，才带着我坐在这小船上。风和日丽，船顺流而下，一个上午便过了万松关，到了许梦村。

我们的小船靠在村口的一棵大榕树下。大船上的人都已经上了岸，父亲在岸上说：“上来吧，我们晚上在这里演出，明天再去厦门。”

干妈把我抱下船。阿英姐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，把我从干妈的手上接过去。阿英姐是剧团里最漂亮的小旦，是父亲的徒弟。她一边抱着我，一边对在跳板上的母亲说，“师娘，小心。”

干妈回过头去扶母亲。母亲挺着一个大肚子，我觉得她又笨又难看。

我发现有许多人在看着我们，我说，我要下来。阿英姐不但不放，还把我抱得更紧，这时，我听到有人说，看，就是她，上次就是她，最漂亮的就是她。

许多乡下人围着我们看，还有几个小孩跟在我们的后面跑。阿英姐把脸贴在我的脸上，热烘烘的，她害羞了。这时，阿文哥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，说，我来抱吧。我才不让他抱哩，他的身上老是有一股汗酸味，而阿英姐的身上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。我搂紧了阿英姐的脖子，同时朝他做了一个鬼脸。姐英姐拍拍我的屁股，然后把我抱得更紧一些。

阿文哥默默地走在我们的身边。阿文哥也是我父亲的徒弟，演小生。他们俩总是演一对子，不是你叫我小姐，我叫你相公，就是我叫你官人，你叫我娘子。

我们的住处安排在村边的大庙里，男的睡下厅，女的睡上厅，一律打地铺。村民们已经给我们铺好了稻草。刚刚放下行李，林工委就在门口喊道：“男同志都跟我来，我们帮农民兄弟搭戏台去。”于是所有的男人都跟他走了。

林工委是政府派来领导剧团的，听说在部队当连长，会唱歌。人长得高高大大，壮壮实实的，也不难看，就是眼睛太小，皮肤太黑，刚刚见面的时候不大习惯。他总冲着我笑，有一次还捏着我的脸颊说，“好漂亮的脸蛋，将来准是一个好小生。”林工委说话有点怪腔怪调的，听说他的本地话是刚刚学的。我有点怕他，我的怕是被他们传染的，他们说笑的时候，只要有一个人说一声林工委来了，大家便吓得鸦雀无声。男人走了，女人们便放肆地说笑起来。阿英姐帮母亲铺好床，母亲便靠在一个大背包上打盹。庙里贴着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，阿英姐一张一张地看过去，我问，那写的什么？她说，好象是打倒地主分田地。说着，便去整理她的和阿文哥的行李。有人说，阿英，刚才没被农哥的眼睛刺凹了吗？阿英姐微微一笑，做自己的事情，不理她。

这时，冷水和石花在门口向我招手，我偷偷地瞥了母亲一眼，母亲的眼睛紧闭着，我爬到母亲的背后，溜了出来。